

总策划·徐锦江 陈鸣华 主编·张晓春

行走上海

XINGZOU SHANGHAI

● 谛视上海凝固时间

● 『老上海』记忆里的珍藏

● 马路上的后现代遐想

● 上海的个性路线

● 文化风景里的几个瞬间

● 都市里的感官生活



上海文化出版社

申报白金书系

行走上海

XINGZOU SHANGHAI

张晓春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上海/张晓春主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1

ISBN 7-80646-365-8

I.行… II.张… III.风俗习惯-上海市 IV.K892.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808 号

责任编辑:孙 欢

封面设计:汤智勇

版式设计:王晓晴

插 图:汪 磊

行走上海

总策划:徐锦江 陈鸣华

主 编:张晓春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23,000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00册

ISBN 7-80646-365-8/I·365

定价:1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662100

XINGZOU SHANGHAI 前言

大凡占有某种值得夸耀的东西是人在童年时代就有的天性。面对上海的变化，申报人在任何一个细节上寻寻觅觅，不厌其详地展示和演说，其真诚恐怕也跟儿童差不多。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归属感，这是申报人喜欢上海的理由。

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新上海人，他们对这个城市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也许他们需要某种帮助，或者还有别的什么，这就是申报人之所以愿意付诸极大的热情，要把上海人的生活状态呈现给那些对此有兴趣的人们的又一个理由。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上海最大的特点便是文化的多元性，它永远处在一种“不安”状态。无尽的嬗变和温和的冲突，使这个城市的居民既有茫然若失的苦恼又不失引领时尚的荣耀，使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如堕云海又无法抑制那种切入本地文化生活的冲动，“不安”由此而生。而刻意设置悬念、制造魅力、引发新的审美距离感、激活人的创造力，便是“不安”的结果。因此，所谓正宗的上海人并不能凭着地缘优势而自许对这个城市了解至深，而新移民

XINGZOU SHANGHAI 前言

或过客并不因为留停时间的短暂就放弃了对这个城市触摸和打量，尽管他们实际上对上海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存在于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的四周，对于我们来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忽略的，虽然它克享盛誉，正像我们不必对金茂大厦的高度烂熟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但有些东西是要略知一二的，虽然它幽渺平淡，好比我们对于气象预报的热心一样，因为它对于一个出行者来说不无益处。编者希望这一本小册子能够有一种气象预报之于出行者的那种意味，当然这也许有点一厢情愿。不过，倘若你对于西谚所说的“两鸟在林，莫若一鸟在手”有切实的体会的话，那么对这本小册子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好感或者觉得踏实。

张晓春

2001. 11

XINGZOU SHANGHAI 总序

《申江服务导报》是一张年轻人办给年轻人看的报纸。

不断有新的、更年轻的读者加入我们读者行列，也不断有新的、更年轻的同事加入我们同事的行列。我们和我们的读者同龄，容易做朋友。

1997年11月7日第一次试刊、1998年1月1日正式创刊，四年匆匆过去，《申》报的发行量从最初的10万，增加到如今的50万，我们结交的读者朋友，已经有了50万？80万？也许100万。读者对我们如此厚爱，我们能为朋友们做些什么？

我们一直这么想：《申》报是我们和我们的读者——一大群年轻朋友共读的一本周记。

在这本周记里，我们记下世界、中国、上海的一些事和一些人，让我们震动的、让我们感动的，也许还有促使我们以行动来回应的。从“第一现场”、“记者行动”，到“特别报道”、“你我爱心”，《申》报的记者、编辑是读者朋友们的眼睛、耳朵，天上飞、地上跑，大门走不进就从窗口跳进去，为了追踪、发现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和都应该知道的新闻，为了满足我们对周围世界共同的好奇心、求知欲、参与感。写在《申》报上的文字，是写给朋友们传阅的周记，所以自然、本色，不浓妆、也不淡妆，但求真实、清楚明白。

更多地、更细致地，我们在周记里记录我们这一代的

XINGZOU SHANGHAI 总序

事，已经做了的、正在做的、还有想做的。我们为办公室里的人事纷扰烦闷、为要不要跳槽或者要不要重返校园的选择犹疑，为奔忙于职场冷落了另一半忽视了小儿女自责、为已有数月身孕却不能不穿起风衣掩饰身材坐飞机出差心酸；我们还为情所困、为爱所累……也许这些在长辈们眼里都已是小事，但我们亲历着，每桩每件，都还是磨人的大事。我们想向人倾诉、找人商量，虽然也已明白，倾诉未必能让自己解脱，商量未必能让答案浮现，只是想确定：我的心事有人愿意听，我不孤独。这时候，《申》报的记者、编辑就是一大群朋友的代表，愿做倾听者、转述人。从“白领心事”、“挑战前程”到“口述实录”、“让爱做主”，《申》报上悲喜交加、五味杂陈的文字，透出微微的暖意——我们知道了：尽管素不相识，但我们可以相互抚慰、相互启示、相互激励。读着我们共同的周记，我们共对成长的烦恼、分享“突围”的快意。

也有许多轻松的话题。写字楼的食堂有点糟糕、长假里的旅行小有波折、大热天盛装见客户比较狼狈、应聘面试脸热心跳手怎么摆最好……都是些我们这一代才谈得兴起、才谈来尽兴的话题。四年前我们在聚会时跟朋友交流、在电话里请朋友点拨：这四年，朋友的圈子扩大了好多倍！《申》报上有我们共同的话题，自己出题、自己解题，七嘴八舌、真心诚意。媒体的本意，就是为交流做媒。

XINGZOU SHANGHAI 总序

我们也记录自己生活的流水账，记录给生活点缀色彩、给心情点染亮色的快乐时刻。从“休闲节拍”、“时尚检索”，到“文化台历”、“旅游手册”，《申》报不是城市生活的指南书，而是一块城市生活的留言板，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新鲜涩嘴的、陈香扑鼻的，赏心悦目的、怡情养性的……请大家告诉大家，让大家一起暂时放慢脚步、放松心情，分享生活的多姿多彩。

我们共同的这本周记，记录了我们平常、琐碎但真实的生活。我们不敢套用那句名言：“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但我们知道，历史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日子的聚沙成塔，可是在历史的大书上，沙粒消失了踪影，只有一座塔的模糊身影。所以《申》报还想为我们这一大群朋友们做的，就是留住我们自己珍视的那些小沙粒的痕迹。对于历史，它很可能并无意义，但对于我们自己，它有意义，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申》报四年，这本周记已经记了一万多页，堆叠得齐肩高了。“《申》报白金书系”首辑4本，抽取了其中若干页，且做记忆的索引，为了让记忆释放。

《申江服务导报》主编 徐炯

XINGZOU SHANGHAI 目录

总 序 前 言

	谛视上海凝固时间	1
第一部分	外滩——上海的客厅	2
	门户之见——窥探上海社会阶层	9
	弄堂里的红色遗迹	12
	中式石库门	17
	法国情调的秘密花园	21
	“老上海”记忆里的珍藏	25
第二部分	桥的风情	26
	火车站的记忆	29
	静安寺镜头	33
	影院记事	38
	出行 100 年	43
	记忆中的土山湾	47
	《申报》过去时	51
	马路上的后现代遐想	57
第三部分	揭底新华路	58
	低调汾阳路	62
	爱俪园深度旅游	66
	外滩的背面	70
	虹桥的里面	75
	打开愚园路	80
	认同淮海路 1754 弄	84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88
	衡山路玩情调	91

XINGZOU SHANGHAI 目录

	上海的个性路线	93
第四部分	寻觅寻觅沪上情侣路	94
	上海的“风花雪月”男性路线	104
	上海“出国游”	108
	“张爱玲路线”	112
	上海购书路线	117
	上海时装路线	121
	文化风景里的几个瞬间	125
第五部分	在大剧院看首场演出	126
	在马戏城大开眼界	130
	到逸夫舞台去看戏	133
	看电影，先挑电影院	135
	话剧在咖啡馆里进行	136
	走进 30 年代的剧场	140
	与画廊沟通	144
	那里也看得到画展	145
	在上图阅读细节	147
	去文庙淘书	152
	都市里的感官生活	155
第六部分	顶级酒店的视知觉	156
	88 层楼里的风景	164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的辉煌	169
	细微的“食用主义”	173
	泡在“吧”里的情绪	191

第七部分	驻足母亲河边	201
	小河弯弯五味俱全	202
	苏州河难得清闲	206
	登琨艳 VS 陈逸飞	209
	在两条河边散步	213
	苏州河断章	218
	河边的故事河边的景	228
	莫干山路——明日时尚焦点	231
	盘活固定资产	234
	为了苏州河走到一起	238

第一部分

谛视上海凝固时间

走进这座城市，
就会自然而然地遵
循这座城市的时间
设定。

外滩——上海的客厅



肯定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特质，是上海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生命与精神的根本准则，这种物质客观明确，但却无法命名。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最能敛聚这种无名特质的地方，无疑就是外滩。外滩，就是上海的客厅。它存在于今世，又完整地表现着前生，它不时被改造着，每一个独立的修正和扩大的建造行为结果，又形成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整体。这一切，使那种无名特质便越发生气勃发，足以振奋拥有这座城市的市民的精神。

就像葡萄酒的醇厚里少不了酿酒家族的厚重传说，外滩那醇酽的特质中，也浸渍着无数的事件模式。无论男女老少宾主过客，如同观赏大自然的海浪和草叶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惊奇而淡然、沉湎而客观地观赏外滩万物皆流而产生的无尽重复和变化——外滩，永远是上海值得骄傲的地方。

神侃客厅

主持人：萧斐 侃爷：李沅、迪迪、司马冬、秦风

不忘两座塔——黄浦公园的英雄纪念塔和浦东的金茂大厦。纪念塔看上去不像塔，以一种现代的姿态，突出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拐弯处。三根上耸立顶的碑式立柱，材质朴实，线条挺拔，在底下形成一个力的场。太得意的人，到塔底下坐坐，会觉得自己渺小；失意的人，到这里能获得力量。金茂大厦不是塔，却有东方塔的情调。在远处看，也能看到它的细节。

曾经最叫价的位子——情人墙边行人座椅，在七八十年代是最叫价的，五毛、八毛钱卖给有情人，盖过《泰坦尼克号》票价。

昔日汇丰最霸气——它朝东立面最宽，圆顶如冠，罗马立柱如肢，威武壮实，差点赶上美国国会大厦。恐怕当时的老板忘了自己是谁。不过解放后做了人民政府大厦，倒还差不多。

沙逊大厦虎头蛇尾——就是现在的和平饭店，它就像大英帝国，瘦长的前立面，戴着拘谨的帽子，高傲而典雅，像个英国的绅士。可是它中间过度臃肿，侧立面过高过长而平淡，这种不平衡倒有点像日不落帝国在20世纪中后的情景。



精致的阳台。



豪华的旋转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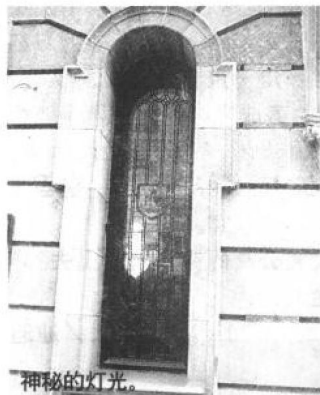


庄重的“兄弟”。

中国银行很自尊——这幢楼可能是外滩老楼中惟一有中国人参与设计建造的。尽管当时的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高度硬是被压在沙逊之下，然中西结合简洁而颇具民族特色的风格，前后过度的平衡，显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和自尊。两座大楼比邻而立，含着暗暗的竞争。

老外滩也挺后现代——只是这一类建筑有的很成熟，比如百老汇大厦（解放后改为上海大厦），块面结合得很有节奏。而有的很不成熟，比如现在的上工信用社，有点想要玩现代块面的意思，可能是当时材料跟不上，还用线条支撑，结果就像一个变声而又没变好的男孩子。

龙尾没有摆起来——外滩的美，在于建筑物“出入双双”的美。外滩的起头就很精彩，上海大厦、外白渡桥，雄浑的大桥和简约洒脱的大厦外形，在苏州河口相映成辉。往前是中国银行大楼和和平饭店，修长的体量，似两潇洒的中外小伙，伫立在路旁对话。外滩的中央，原汇丰银行大楼和海关大楼，是外滩的精华建筑，着实像经营外滩的两个合伙人，迈入中年的阔老，体量宽阔，“身板”依旧挺直。往下，似乎没有建筑可以收住外滩的这股豪迈优雅的气势，风讯台是一景，却显得势单力薄。外滩，龙尾没有摆起来。



神秘的灯光。



流逝的女神。



竞争的“邻居”。

有过一尊和平神雕像——二次大战时，被日军拆毁，后改为延安路摆渡口。说到二战，想起当时驻扎在外滩的友邦保险公司就是在那时撤离上海的。不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它又回到了原来的大楼。不知还有没有老客户保留当时的保单。如果有，我看拍卖恐怕会收益更高。

海关从一而终——它是外滩最守贞洁的建筑，其功能始终如一，就像一个世纪老人。

陶源深看沧海桑田



见证历史60年。

从1934年到海关工作至今，我看外滩看了60多年。刚来时，海关大楼前有一块高出地面的水门汀，上头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铜像，很神气的。在我的记忆中，对外滩的概括只有三个字灰蒙蒙，一边是灰色的楼，另一边

是灰色的江，倒是江对岸的一片片稻田，给这里增添了些许色彩。

有这么一种说法：“所谓外滩，就是上海最外面的滩。”所以那时到了外滩，就是到了上海的边上了，人流稀少得很。往来的人大都是和我一样，上下班来去匆匆，而且全在靠大楼的这边走，因为对面根本没有路，谁会来这里谈恋爱？就算偶尔有人专是为游览而来，那也是带着外地的亲戚，看看他们从没见过的高楼大厦，而黄浦江有什么好看的？现在海关大楼里，都喜欢挑选临江的办公室，可以看看

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可当年哪里还不都一样？外滩惟一的风景就是和平饭店，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用小勺缓缓搅着咖啡，看着路上锃亮的轿车，呆一整个下午都不会觉得寂寞。

在40年代，黄浦江上的船多了起来，外国的军舰全停在靠近现在延安路的太古码头，而海关对面几乎全是苏北来的小舢板，运的是大米，装货卸货、上船下船，热闹是热闹，可外滩却变得垃圾满地，肮脏不堪，更没人来这里了。

造滨江大道已经是解放后，直到那时这里才有了现在的影子，也才有人“大胆”地到这里谈起了恋爱。

陈晓欣采写

湾之迷

外滩迷人，中外闻名。通常认为迷人的原因是一面临水，一面是千姿百态的万国建筑，是市中心难得的多姿多彩地带。然而另一个迷人的原因鲜有人知，却时时感受，它是外滩的黄金“湾势”，这条弧线将外滩的建筑烘托得更加有形有款。不管走在外滩的哪一段堤岸上，你都有被周边环境簇拥的自尊感。景随步移，远来近去的建筑似乎都愿意向你侧一侧身，和你打一声招呼，尽管外滩建筑高大、严谨、庄重，却很亲切，这是在笔直街景中无法体会的温馨感觉，怪不得外地人来上海都愿意来这个客厅走一走，坐一坐。

海湾大厦的落成将这条黄金风景弧线向北又延伸了几十米，它是继上海大厦，成为品味外滩风景线的最佳视角，是当今外滩惟一的钻石级公寓。

从海湾大厦公寓的窗户眺望出去，外滩之湾越发迷人。

文/迪迪

海关的钟声

午夜清晨，结束与听众朋友“相伴到黎明”后，独自在圆明园路上走。隐隐地，黄浦江上有汽笛传来。顺着汽笛声指引，便与海关的钟声不期而遇。即使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外滩也是活的。路上疏疏落落的车流是她的脉搏，堤外轻轻浅浅的波涛是她的呼吸，街灯下无人的堤岸是她恬淡的面容，岸边伫立的高楼是她的记忆。倚岸而立，等钟声再度响起，能感觉到大地的共鸣。我知道，这儿是上海的心。

文/叶沙

好像是种罪过

家有外地客，逛外滩是保留节目。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宁夏女孩到上海，第一天去豫园，说不错。第二天到淮海路，说真繁荣啊！第三天逛南京路，女孩叹口气说：“我们那里怎么也赶不上南京路。”临走之前，她在外滩逛了整整一天。倚在外滩的防汛墙上，说：“天天来外滩，可算是最幸福的人！”不久，又陪一位江西女孩去外滩。她望着对岸的东芝广告，惊喜地说：“外滩就是上海的最外边了呵，这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日本了。”这以后，我每路过外滩，总要多看它几眼，不这样，好像就是一种罪过。

文/陈舒

眷恋

一对相恋的男女，两人都不太容易爱，但一旦爱上了，却又比任何人来得泥足深陷。由于地域的界限，两人又不得不分开。于是，女的对男的说，我这样小心翼翼却还是碰上了你。男的回答她说，来来，我带你去看一堵墙，也许这样，为了成全我们的爱，明天就打仗了，整个城都倾倒，只剩下这一堵墙，然后我会说你是

我的俘虏。女孩子笑他：傻瓜，胡说什么。但天边的一弯月配着一颗星，让她从心底自私地想：让整个城倾毁吧！如果因此成全了我们。读这个故事时我还不谙世事，但心中却隐隐存着一份对“情人墙”的眷恋。

同样，在张爱玲小说盛行的年代，无数遍阅读她写的《倾城之恋》，也曾无数次地想象小说中，范柳原和白流苏说要再相遇时的那一道墙。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像他们这样一波三折的爱情，但却渴望像他们一样拥有“看到这一堵墙就想起地老天荒一类话”的信念。

如今，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外滩走一走。无论阳光普照，抑或华灯初上。也不管是一个人或男友相伴，外滩情人墙总给我一种浪漫的感觉。

对我而言，外滩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见证地，是我心中永远的情侣路，没有到过外滩就不算谈过恋爱。

“情人墙”是外滩最迷离的一段往事，我们渴望着当年的“参与者”来信追忆在那情人墙边度过的似水年华。

文/柳荫

人被拔高了



赵鑫珊先生。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调回上海，住在离外滩不远的四川路，夜里写作疲惫的时候，

我就到外滩走走。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民族，都是由三个环节组成：过去、现在和将来。把代表某一时期的古建筑和历史街区保护下来，是寻求历史的记忆的一

种表现，它拓展了人的精神生活。外滩这个建筑群于我很有吸引力。它濒临通海的黄浦江，像一个面向太平洋的窗口，有一种人被拔高的感觉。夏季台风潮汛同时到来的那几天，我天天晚上拿着手电到外滩，不时看看水位，我害怕大水把两岸那么好的地方给淹了。这也算位卑不敢忘地区之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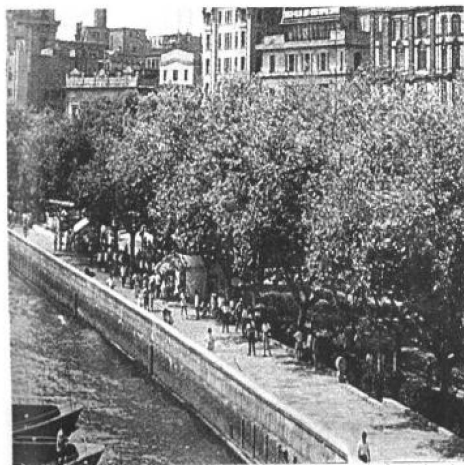
文/赵鑫珊(肖斐采写)

尽是悲欢离合

外滩有条东大名路。过去我常常骑车经过这里，头脑里是一片空白。后来我读了一本20世纪20年代白俄在上海的历史书。有位白俄军官热恋一位商店营业员柳德米娜。军官向她求婚，遭拒绝。一天，他带着手枪把她打死在商店柜台内，他也当即开枪自杀。该商店就在东大名路上。后来我每经过这条马路，必下车，缓缓推着自行车走上一段，企图寻找那悲欢离合的故事。如果东大名路全被拆除，那么这个地区对我就全没吸引力了。

文/赵鑫珊

墙情



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描写过外滩的情人墙：

白天还是矮矮的护堤墙，到了夜晚便陡地长高了许多，细一辨，才发觉是些青年男女伏在及胸高的墙上谈情说爱，一对一对挨得很紧，几乎就粘在了一起，不容一般游客插足，逡逡迤迤，人与墙浑然一体，形成了一道很奇怪的景致。我到过许多地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密集的、宏大的、夜复一夜持久的情人队伍……

15年前，古德曼先生第一次来上海，逛到外滩，不以为然地瞅了几眼上海人颇引以自豪的标志性建筑群，很快便被情人墙“吸引”住了。于是乎，他像科学家观察实验对象那样对情人墙的成分、结构作了一番繁琐的研究。甚至还挨个数数可怎么也数不清。他还耗掉了许多胶片，刺眼的闪光灯一亮一亮，可专注的情人们并未留意到这个异国的窥视者。最后古德曼先生贸然要求翻译小姐偕他挤进情人墙感受感受，被拒绝了。他说以后会带女友来这儿的。

不知古德曼先生和女友来没来过，倘若现在来的话一定会失望的。情人墙流逝了。不知不觉聚起又不知不觉流逝。我们现在有了太多美国版的酒吧、舞厅、快餐店，古德曼先生会不会又要不以为然了？

文/惠民

一千次凝眸

40多年前从这里出去的那一辈，说起外滩就如同在说一个绝色美人，不免令我辈神往。1992年从台湾第一次来大陆，下飞机已是深夜，一夜没睡好，凌晨就直奔外滩。然而当我真正来到这美人跟前，我看到了什么？路灯昏黄，建筑灰尘扑扑。唉，美人蓬头垢面矣！然而，美人毕竟是美人。